程氏墨苑

墨苑序

余林居客有持墨苑示余者銘贊詩歌傾海内士大夫手幾徧而摹寫品式瑰形異狀皆精雋爾雅非眾

工不能刻非天孫手不能繪也問之知為新安程君君負俠好結客能文章每恨墨苑中真贋錯揉因精心綜之其聲價夐出古人

目前餘子勿論已漢尚書
令僕丞月賜隃麋大小各
一魏孝廉能文案者東宮
給香墨授之皆漢自秘府
人間焉敢獨造至梁則為

鏍為量為丸為枚始散製于好事家而南唐惟奚李最稱第一即裕陵亦寶愛之秦少游間有殘墨潘谷不覺動色再拜其珍重如

與然所推許者但經歲減
寸三年不啻而已若使遇
今日程君墨苑中誰當虛
左者蔡君謨涴墨有餘則
矣而啜之司馬君實富墨

數百或以為言君實曰吾欲使子孫知我所用與物何為也余老矣無所嗜好不能啜亦不欲多藏姑玩君所著書曰游戲翰墨以

爲樂其不賢于守黑草齋
者幾希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兼
建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 國史

玉牒總裁 予告

存問太原王錫爵撰

禮部員外茅簡詩書

題程君房墨兆

今儒者類曰道成而上藝成而下云爾乃孔子論學志於道者游於藝然則藝亦道中物也故道至於御天立極必傳藝至於專門擅世亦傳自有書契以來以道傳世者莫盛於羲之畫周之辭孔文刪述無容贅已以藝則如蒼頡史籀

之篆大挑羲和之曆左國班馬之史鍾王米蔡之書陶謝李杜之詩屈宋相如之賦或開未有或振中衰亦並以絕技成不朽然與安家立業乎借翰墨以垂芳者也墨家獨無絕塵之品乎哉昔人亦有稱絕如陳玄氏者畫以才品名世而儒者多鄙焉不道豈非以其局於藝

未及於道等諸梓匠輪輿之作歟噫如
以藝名詩文亦雕虫小技耳奚獨一墨
而曰藝乃是道則墨之為用非形也是
明聖述作之攸資而后皇綸之所染
也可以技蔑之哉新安程君房氏幼負
不羈之材而所嗜在墨長亦攻古文辭
不銖、於摹古而直擅自門詞壇翕然

重之余時見其圖中志蓋二字蓋長卿澗雲之遺骨也君房治而不有謂明興不乏化者迨至嘉隆間七才子盛矣然而為愛之君子每推敲於神氣色澤之間以為色澤近古而神氣等閑不論是文章家之優孟耳詞壇之牛耳難執哉以吾論將可以前無古而後世之者寔

在陳玄氏一術矣是用殫精竭思尋真辨偽得三昧於烟煤膠漆之間而綜諸圖像其取類也起自太極兩儀博及天地萬物本儒藏而別其函貫禪玄而攝其最要圖自爲頌賛系以名以品題命曰墨苑上下凡十二卷技殆勝於陳玄而情深浩博遠過之其學遂擅名一代

無疑矣庖丁為文惠君解牛音合桑林之舞文惠君曰技至此乎丁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已君房之墨苑以之愚性至拙於世玩一無以探唯得其為所惠墨精數而不禁探寫焉蓋年來好事著述與翰墨相親於筆端亦知美惡而不意以墨家之三昧於程其亦

一覺心事曰有感於野虎開山斧之識也若謂自古作述家有極開山之斧者世不恒見之則不問窮達天假以治亦界以時之與治化而成大業万古不朽是故開闢後既有人倫未有文字與山一開於羲皇之斧而八卦立立象後既有文字未有刪述與山再開於宣尼之

斧而六經悉六經既垂二氏之學亦闢出奴入主未有折衷此山誰開此斧誰握點我

高皇帝其人已其經綸三教大旨略見於御製文集中妙在圓其宗而不圓其矩具其敎而不具其心主不主二氏而主孔子奴不奴二氏而兩賓之眞是

物字剖陰劃陽之斧重開世出世間之
山戶為天立極者自是道術之荊榛盡
闢而羲文周孔不得專美於前矣士君
子何幸生此盛世當有識其大亦識其
小者出佐下風流光無極浸淫二百餘
年何寥寥也道不敏竊有志焉求識其
開山斧之大者而道力綿薄不無虞於

画虎不成之诮乃君房之擅绝技於墨苑其得高皇之斧之一班奇哉縱以識小自命誰得以刻鵠類鶩擬之哉曰藝雖精於道終無當也是殆不然嘗讀華嚴經中十地品而知摩訶菩薩從三矣入初地既已超凡入聖生如來家矣然猶以本

不得未差別之智未圓也迨入五地而復於世間一切藝術靡不精徹旁通又入七地而後能舉世間法悉離於出世法然為人看世一切如露如電之法無一而非菩薩行門也佛果淵與法眼念及三祇劫中之事寧有不透盡世間法而徑自出世者多[illegible]未審君房之來

自何品而僊去徒以藝局墨苑也可乎哉

萬曆癸卯冬十月吉旦中吳資志道登之甫識

河東薛明益書

題程幼博墨苑

蓋自有書契以來翰墨之用大矣明興崇右文教著述日富其用尤廣顧製墨之家星布臚列鮮有專門擅去超軼今古者墨品之高自新安程君幼博始幼博倜儻不羈才情邁衆名列仕紳歷覘軒冕而薄遊雲山

幽棲岩壑以爲高其志泊然一無所營
獨雅好墨卿一藝殫竭心思剖抉玄妙
自成一家以佐世用而垂不朽之業或
者曰小道可觀終局于藝安所不朽
者不知道無工下要于極至既造其
極則前無古人後無作者當與宇宙
俱無窮矣昔孔子大聖其自名以射

御射御獨非藝必手執試取幼博墨
苑讀之簡象取類闡幽探微解悟在
臭味色聲之中指趣在牝牡驪黃之
外心通造化識洞神明驗之手進于道
矣表當時傳後去其復何疑故謂
幼博明察物理而巧奪天工必可謂
幼博翼贊斯文而有功名教必可寧

與藉一藝以傳名高者以執若夫履禮蹈義方執古人而嫺于文詞蜚聲秇圃儐所稱賢豪長者之傳與是幼傳之所以自重與去之所以重幼傳者固自有在論者當識其大矣

崑源金士衡

刻程氏墨苑序

物之可傳者若三代之鼎彝籀之鼓歐之劍斯之璽何之瓦宋之陶與研皆託於金玉石之樸質以久存於世而世亦寶之於藏與玩之間惟墨不然

其試之也如吹竽必一一而吹之其既用也如嗽蔗至委而不厭其密移也如火消膏而不知其成功也如春蠶之作繭而歸於烏有以速朽之材當必磨之會幾無壽類矣而李廷珪以久特聞當是

時以德壽重華兩宮之賸僅得一
笏其收名定價與歷代重器埒而
膠煤莖草之屬亦可銷金玉而
轢土石者豈不誠尤物也哉雖然
吾以述琫者利於墨已而無利於
墨存也墨已則盡無之鄉校量不

到如梁鵠之書弗與之畫形模永
絕名字獨行耳其何賴於墨存吾
閱廷珪之後有蒲氏之墨趙氏之墨
林氏之墨葉氏之墨皆與之相及
而所謂一點如漆百年如石者獨以歸
廷珪它人無稱也則賞會之家有獨

年而先之者矣今程氏之墨滿天下同能者宜悉力而與之角乃數年來不聞有超乘而先者即諸公訓贈以爲横絶四海不滅實超矣百年以後無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以後無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吾於

何乎知之於耆世之賞會乎知之君房其無改玉也哉吳房曾有所不擇於方氏而能窮其技故殫精於此以一九塞其閱男子不具剛腸但可然之視息何成一事吳乃有心人也哉其墨之傳也以此吳乃游吾郡無

他遇從獨索予試墨是日池水盡黑

而予爲作墨苑序

華亭史氏董其昌撰并書

知制誥日講官

董其昌

玄宰

黃道鑴

墨苑序

上古典策以竹梃染漆而書逮魏晉所用則延安石液之類無近世所謂墨也陸雲與兄書登三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十斤是已沈存中帥鄜延私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而中原近無此物

有唐始立墨官以上黨松心爲佳故易水祖氏爲最著江南奚超父子獨步古今亦易水產也然名存而物不可見矣後世潘谷張遇常和翁彥卿之流代不乏人如葉世英造仁壽宮墨葉邦憲造復古殿墨劉士元造緝熈殿墨執冠時流名徹黼

家柳何盛也明興作者莫踰新安而羅氏
益有聞然墨之色澤臭味以天質勝而以
金珠龍麝雜之醫諸高材勝人而生綺
紈之家寧不損其韻度哉頃日增雕飾
以塗人之耳目而物料精好大非羅比雖馳
譽一時不足貴也程鴻臚君房博雅能

詩文而心解和膠點漆之法自謂古人所未
及近以十數丸与墨光遺余嘗一再試之
輕乾黝黑入研無聲蓋備墨之衆美
而體製精妙種種擅奇至今人應接不
暇豈世之所蠱在是雖君有不得而盡
癈者耶昔常和鸞墨少室取其贏創

三清殿而不以自給滿谷者墨既精美而口不二價士或不持錢以求無多寡与之此其人品要有過人者而後能不朽於世相傳和墨歲久鋒可截紙至子遇不爲五百歲名而減膠售俗執日以下噫孰謂一脔麋之细而可苟也哉君房豪爽磊落

之才不究於用而一寓其奇於此宜其非
常墨所能髣髴也余於　交戟內嘗識
君房尋余納鑿於世君房亦投劾南歸
以四詩贄余金陵蓋崎嶇患難之餘而
復得相講於紙墨文字之適亦足樂矣濱
行以此編屬余為敘聊述余之所感而

歸之

萬曆癸卯初春秣陵焦竑書

墨苑小序

語墨于新都程之燕之函越之鎛胡之弓車也然進而眡之彩其黝然以黑湛然以清光可鑒而廉可劌者吾見亦罕矣彼不進其伎安所語道不完其志安所疑神有以也夫君

房氏之以墨苑也君房非墨家者流也而託宿于墨君房之為墨非嘗以極其材與用之致而已趣有所畸而寄有所耦畸于趣則不能與衆為政耦于寄則不以萬物而易之故內之非以弋利也外之非以弋名也耳

目手足之好以墨而注憂悲愉佚之
義以墨而舒磊砢嶮崎之氣以墨
而平星辰河岳草木鳥獸之奇以
墨而寫神經恠牒芝檢貝葉之祕以
墨而函蓋自君房之墨成而墨之精
廼流而不韞自墨苑成而墨之神

轉相傳焉終古以固存矣昔之工為墨者魏之韋唐之奚宗之潘為最著其烟華絕代遺汁餘瀋流映百世然語其材不過所謂一點如漆已耳語其用不過劉熙所云可截浸水而不泥終歲磨不盡一寸已耳語其

褻不過如所稱螺者丸者挺與笏者已耳至衰萬園之精萃群材之論隨事班形立象盡意文魏豹囊姿貞麋角陋九錫之亨而動三蒼之色則未有若君房之苑者也故吾謂君房之為墨進于道幾于神濡之而

赫虢爍話之命輔車芬馥之而冊府重蒐以加矣鼓工札名求多于五都之市豈手所以重君房者哉余又觀君房為人忼慨激壯發為文章往往多燕趙感槩悲歌之氣中更坎壈意豁然有悟于知白守黑之旨致其

好墨益有加焉是殆將以墨隱而以
玄玄終乎余茲以序君房之墨苑也
則第為君房言墨而已
萬曆壬寅秋日友人江寧顧起元書
于潘真館

黃應泰鐫

程君房墨苑序

今海內稱高雅好事家必首三天子都矣自伯玉司馬讓千秋名山之業鬱彌以登騷壇而詞賦彬彬家瑜石瑾自丁南羽畫品精工人

尋廢之而後來點染雲興霞蔚自程君房出以隃麋之美潤海內而新都墨遂進聲大內流布寰區至海外島國莫不皆尋購之其制作精良實有

神授妙解祕密不傳之訣如仙人
金丹奧旨他處即極力摹倣之不
能及也即新老劉墨者無慮百什
家今以君房為第一今經數十年
復收書與吳廷珪齊名予亦延君

房寶雅士博物好古工詞賦雖不乏
時流諸君結社競名居然詞林翹
楚乃爲墨擅世業盡知君房如王
太保以德擅清言王右軍以書法
擅文章經濟顧虎頭以畫擅

獨行高韻惜矣〻余收表而出之

君房墨苑出差晚而精工古雅氣

色高華足以盡徵海內名士文章

詩賦輝映縹緗甚一世外水碧

宮青寳寶也獨東海唐生來挂

一姓名書尾且屬欠事余客留安而
受人洪洲舍為君房索余一叙余春附
君房青雲而不朽余是以立為綴
数語維然觀爛焉若以日月争
先生海内詞賦宗工雲霄貴客

而不佞以一龍鍾野叟挂名其間焉
田姑村媪隨塗澤脂粉而廁五
侯夫人之側可勝羞澀矣
萬曆癸卯秋七月東海屠隆緯
眞甫寢齋書

墨苑序

墨苑者程氏君房署其所製墨圖譽海內人士之撝管品題者也以其備也故稱苑爲新安以墨名家無方余兮歙時推方氏于魯而于魯墨推寥天一爲絶勝余嘗取至

絕勝者贈四方修文之士姍、肯
寶之曰是胡贋也因磨而試之則
見其膏如糊其色如煤不可以筆
乃嘆曰新安無墨哉奈何以墨名
相累都守古公重價購墨于魯亦
以贋應古公怒請訟于汪司馬遠

而皆之于魯以贋亂真不遜郡邑長吏他可推舍歲壬辰余得尹方墨凡四品其名各以異于魯試之則堅而潤黝而光越于魯所製不啻倍蓰舉以贈人、畫喜甚得之晚而又致憾于昔之贋余不能贋

而傳贗名非君房幾無以自解蓋及讀君房自叙始知于魯起于傭君房犯于好于魯殉于利君房殉于名于魯以文藏質而君房質有其文且君房又水火于魯孳孳焉反其不為如之何其不工哉故自

細審君房探其閫奧其所玄解者未易語人而良工苦心可得而形容至槃者莫善于用烟之一訣墨之用烟人人知之而用烟之妙不在油而在漆則人未及知實自君房始也君房獨抒衷素執其機而

閉之其如投械于機至終出于機入于機君房為之而君房亦不得而知其所以妙令觀其圖首玄工次輿圖次人官次物叢次儒藏次緇黃建緯摟詞彙、臚列皆名也而得意得名得名得象且大有出

于名之外者金故幻于象以墨為
攏以譜為媒者也其房以墨為履
以圖為迹者也履不在迹墨不在
圖識者自能别之金余不幻墨金
以讚其房邢子愿以幻墨聞海内
其言曰紙筆不膠入紙不暈乃足

畫史舫式余謂此二字看特是史
舫之姻製頁使具其所謂妙于用
漆者有如今日其稱許又當何如
因法至譚以修他日知君舫者共
叢邃讀以備宇宙之一怪夫某意
于成自古志之當方畢之初也君

方出而徽墨者乃其房自負其技之精欲託之以不朽冒有所賦以發其胷中之奇因徽惠四方作者致連篇累牘歷數載而書成夫迹履之所出也而迹豈履哉于魯之于墨亦有譜矣亦有揚扢之

者矣提其所揚抑者與世不類者
殊考之大相乖謬蓋余試其墨亦
重笑其譜之多取無故至于今墨
不傳譜亦不傳其所傳深于墨者也
而精不能忘情于圖將無棄神髓
亦壓糟粕乎而其所不徑也余豈

其無以過人者請立則名成名成則利集利集無庸名無以真信名終以履信利貫道也非急也君務不為貫道余于其自監足之而業急于成將無乞邪子慮失之乎故余于君務無以進而質進以毋

怠夫毋怠其房闈自勉之會姑書
以貽之
萬曆辛丑季夏廿日
楚黃亭州一壑居士彭好古伯
錢甫書于古杭西湖之悅心樓

墨苑序

君房程氏新安高士也攻古文辭而又長於詩賦圜中志益二集為海內薦紳膾炙久矣乃素業墨而復殫精焉以造其極别桐於松和油於漆蓋得於神人之指授而玄元靈氣遂為古今第一種於是作墨苑其閎綱之

法秘府不傳圖式之詳宋譜未載而海內薦紳不徒膾炙之已也則又更相揚詡隨製品題累牘連篇並垂不朽試一披閱若歷五都之市入羣玉之府目奪心搖令人應接不暇夫文詞為屬繡爾詩賦且曰雕蟲而子墨又可知矣然則君房之知名當世與

當世之知君房者不嫌於一伎之末也乎曰不然古之君子其期待甚大而其所扶持亦不小故遇則展采宣猷以究厥施不遇則託物匠心以求所適是故王良豈御工斲輸豈梓匠歐冶豈劍客鄭虔豈畫師安道豈伶人是皆不得於時而有所托以適其

適者也而聲稱至今不少貶損又何
獨於墨莊而疑之且墨晦也而其為
用玄也君房經術素明論事慷慨胷
中之奇固可以雄視一世而遨駕千
古矣而僅僅博一官鳴臚尋棄去忽
遭讒構困於羑里逾七年而後辯釋
夫瑾瑜不售於人剛方不諧於俗此

其時非用晦守玄之時乎是故神適
於墨而墨入於神不知君房之爲墨
墨之爲君房也新安故善墨尤莫善
於君房即真者且退舍而屢者獲竄
跡何者彼其神有所獨注也惟玄惟
默以寧於極爰清爰淨以凝於神與
君房所爲墨隱磨與醒隤隨時之義

而非易奚李潘張諸墨家沾沾自名已也余故表而出之是為序

萬曆乙巳上巳日漢陽五嶷常道立書于秋官署中

墨苑敘

古人左圖右書書未嘗以書廢圖也書主義圖主象象則形模備執式彰按而索之其故可求披而玩之其感易入故義所不能詳與所不能發者且將借逕于圖矣後世學者習偷而樂簡曰吾惟取足于義理之學則有并訓詁聲韻胥失

之者何有于圖是以譚玄課寐鉤深致遠未始不歷歷可聽而詰以器法之詳時代之變有舌橋而不得下亟如繪士喜圖鬼神惡圖牛馬非牛馬軼于鬼神則騁虛易而稽實難也新安程典客幼博乃能邃精于古而寓圖於所製之墨其圖括兩儀彙萬象据集經史揭扢珍

奇寓內傳雅君子凡交驩幼博者鴻章短製共從而讚述之因付雕幾以行名曰墨苑而品類名物之夥恢奇譎詭之觀于是乎大備則亦劉覽家所不廢也掞諸左圖右書之故吾將禮失而求諸野乎客曰不然墨者晦也晦則豈如無名之樸以希象帝之先而藻之繢之幾

於畫人官之巧則溺其質之謂何也王子曰唯〻否〻夫墨緣文劾采文緣墨揭葩兩者交相用而復交相貢則何至交相病乎詩有之金玉其相追琢其章彼所惡于文者質先監耳幼博既匪學擊什一於墨吾固嘗恠其試值以售而取炟合劑之妙巧心獨運成法不能拘

而邊見蓋不能測即光以漆鋒比截幼博視之又奚遜焉幼博蓋俾夫人磨墨者濡染助椽筆之光華墨磨人者訖美當簡編之談洽文質之間已彬彬矣而第閒子墨之族有名白者呈材則聖著物則黝于幼博螺量丸枚中庚可益而苑之予嘗矍然曰幼博寘搜之餘豈不

辯此所不此辯忽惟是集蓼以来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老氏所云知白而守黑者也嗟夫幼愽進于技且進于道矣誰為輸攻者乎幼博之墨守可無儆丸泥而之圖也直其游藝之一班爾

山陰王思任題

王思任

季重氏

墨苑序

二酉生程　涓巨源譔

默姤子汪大同台材書

聖天子敷同文以治二紀于斯往往親六書對天藻豐毛穎而鄉子墨雖新都爲稱譜文學進御畢給尚方嬰以不歷而走九州歐禹商雕題交趾以區書跡

所繹文字大鄣新鄣產吳新都墨派由唐始名迄宋所工迄勝國所工途甚太祖起南服所定海內駐蹕新鄣市肆不多廣工信度二百年來墨家遞起彬彬乎灼灼乎翰墨之精學藝林之珍閟也嘉靖以還人文特盛余族务博先生起舊胄負儁才執經藝所游橋門取支

四方冥必于古謂墨以入用廣吳昌能族
庶工所舉兼良始事桐鄉某品上上會
大司成中務博能專對尋隸楚藩以入使
已訴大江泝洞庭發二酉所賦三湘遂
舍業所業墨固業启盡授其瀋兼留良
業乃大起宮良墨名
今上在宥務博由成均所執扶鴻臚時

時供簪筆摩左右染翰雲漢爲章煥乎
郎署封吳縣何以抗直忤當事竟拂衣
歸歸所舍焉業業墨如故職者中之巧
下圖室廳者寬務博所怵于胥勢獄且
具務博肅然安之時時御歷竊歎以視
屢罷下苦溷以症望劉父亞夫余安敢
備非皋乎彝已所以厚利利天下吾故

業墨頂踵可磨也以高名名今古吾為
墨茫積累可保也巧曆歎斧程智奴產
予治墨如響者巧旁博以意匠以心成
為品者若干為式者若干為義者若干
文以類從類以文序非墨不言非言墨
不錄衆則盡利書則盡神雕鍥則盡工
洋二乎成一家言三五墳典之遺凡九

丘索以富已墨主說〻主積不其然乎
務博墨說者成而御史行部白務博寬
下郡邑二三大夫推以事乃大白務博
以微辠解矣務博飯付殺責而屬不憙
敘以余惟古以為墨者盛矣官新都著
春李氏父子臚數其人未易僂指學以
成書歷〻兼存墨經出成書伯約典學

而近古墨譜出較近世競綜博以求全
重以司馬爲政二仲分轄薄液而附同
轂美爾斯傳猥云龍從嬰以事栝于典
文關于墨者十取一焉其有術者奚何
以此而較言苑可兼嗛嗛已務博重意
氣類節俠既破网而題立辟以墨爲家
而苑之人將兼放利而鶩名乎哉語脅之

嗜利如蠅嗜名如帝務博故侍從以入臣
祖服太上附驥則予里祝
聖則萬幸抑必而市義昏孳孳耽耽勝
也不明而晐用晐而明庶幾乎東墨德
全矣是爲序

墨苑自叙

余從總丱時癖嗜古玩而猶癖耽玄墨則玄且古者性益嗜之凡所由來製墨之法與夫今人藏墨之家莫不極索窮搜什得其九總而仲韋邈矣有所謂一點如漆者將安見耶後此

則六朝之張永唐之祖敏陳朗奚鼐
五季之奚氏父子曰超曰廷珪宗之
柴珣潘谷沈珪常和張遇王廸陳贍
蘇澥元之朱萬初是皆以墨著者然
物往名存徒遺口耳嘗以不得一覩
為恨崇禎甲子余業成均有賞玩者

窺余之癖大索于名家每以所得來
購有丸者有挺者有金飾而鑴合者
有色沫而須蓬志有磨殘過半者有
剝裂而無完形者不下數十百家或
指為奚氏之遺或指為蘇家錦囊玫
物動稱高古而重連城余每信之扣

其中則色臭非時有者余善其古而價不貲嗣而得

宣朝數挺復得鄉人羅氏者數函參而試之則羅氏固善于

宣朝

宣朝固善于古者古者煙以松膏而

和以漆每濡滯而質麤
宣朝煙間于煤而重于膠每體堅而
色澹羅氏則烔以桐液而劑以膠擣
之以蠙蛛襍寶之麋善矣宜乎技至
此而單矣然而炫奇失真逐靡喪本
求其搜煙和膠之三昧毋乃有未盡

善者乎余初未敢卑視業者研思殫
慮豈小技無擅塲志哉每陰坐庭遂
仰置木視納鐙於其中酌桐液炷苗
料而然之別覆殘燈煙之上毋過高
高則浼毋過卑卑則濁惟草之多寡
焰之高下而煙之清濁辨焉得其清

矣尤其善也求其熖小而光彩者尤
有禁方液復入以紫艸茜復滌以蘊
木初於熖熾者何若既灺帶燼而[illegible]
微者何若終焉[illegible]緩者何若別為差
等而上下之以精而益求其精矣此
搜煙心得之秘奧則有不可名言者

自是和之以膠擣之以杵膠則因時
按地而出入之擣數有常歷試累功
漸入佳境雖未始法象肖形為圭為
笏而塊結叢硯光彩駭人舐筆如流
入楮素畫較之諸氏不翅逕庭然後
自謂畫藝之長蔑以加矣特苦不多

惟求自秘客有議者而請余業不為
利重而為名高余且恥儒而工固謝
未可時有窶夫方于粤者客于余謂
傭身不足以餬朝夕願請受業以資
生人余憐其窘志授之且助之貲而
復畫以規式之方齊價之略遂大旺

崛起千金家修於墝素封矣余方意其由基而立或者未忘本也詎謂其尚行以相根耶余曰治之〻何資〻而歧態見復僦市人金戴罪竄業於京師值余方執事鴻臚捕而執之遞遣以歸〻蓋〻賴倚其故式竊其時

名徒藻繢摩刮以耳目人中則無有
品號具載隨售而漫應之辟之甲乙
并懸索甲則旋去其乙索乙則旋去
其甲名雖甲乙而實則一而已以周
視者卒往其外以耳視者弗疑其中
儥日僞而價日高余何尋於失人之

罷用是畢橐專攻鳩工特業画則有如江世會之巧者式則有如鄭一桂之精者會計督率則有如洪自寛之賢勞盡事者治煙則就桐液於蜀楚膠片則赴地道於閩廣香用沉水龍麝草用紫茜茇葽擣則計籌而務至

和製法一如授于魯之術各式悉同之價則半損特豨膏獨草麋角膠之類因謬而悉袪之蓋豨脂焰大無煙雖有光而色白獨草張燈且暗何以取煙麋角膠資于病夫尚慮偽製況其色白於墨無宜此偽人立異罔利

欺世之所為尤可恨者余也不惟名
業而且暴之於是墨有真玄而偽人
業隨矣即我損其值彼損其材其貲
贗易辯也友人吴仲良常過余議韋
仲而六吴李相承代有墨者名存而
物弃歸無何有即其名不過間見于

編蕳而未覩其全能令而以心思意
會之神叢為文章功用之化制則巧
矣品則緐矣僞人既盗而利且名矣
復不畀計而徒名物無存何有于今
日借曰識者固自不泯千載而下種
種色色安知一一為常住物耶計圖

僅存非譜不可余曰嘻墨物也治墨
工也余方恥之奚事于覽今日之後
第傷人窮吾術而忘其源延虛名以
詭遇將胥天下而聾瞽之投不得不
挽其頹而使墨失真于天下今既真
膺雜矣苟用名為仲良不然純黟烏

華墨之質也色澤暐曄墨之文也取象肖形墨之具體而妙用者也何者形根于物物原于天一物一形無非造化此古人之制作法章取義立用命名盡有說者墨固肖之使其舉研興懷臨池觸念不有深長思者在耶

是墨之有造於人者大也豈特覺名哉然墨有盡而象罔無窮故不得不資于譜〻為墨表墨為譜徵名實之相副也惡乎已余曰不然譜者不過引以方名族以物類形影相索徒具膚粃求其格物于象先而契前人之

所賞識殊未盡然僞人業也為之志
在標圖鈎貫耳往墨不副譜々不副
文徒以蒐獵為工卒于墨秦越甚至
修然龍璽而侮
禁平時昌當可者亦皆頑形而無所
表述何以稱於天下曰能以攷識者

詫之余何復取爭妍之誚無已則序其墨而甄別焉逐閱俯言於圖左俾人知所自來而且得其源旨務使意足於家才劉於題或可以成一家書也余豈能之哉曰叢平時所彙品及詠物數章正之曰此竊志焉而未逮

也仲良躍然曰命之矣吾聞苑以畜
物族類與函古有文苑有説苑大而
天地造化小而事物細瀰無不包羅
而囊括之子集墨家之大成按古定
制按制備文一制一文情根物類即
其著作愚玄氏之宗工凡在墨林大

寧搜羅殆盡以苑囿墨奚曰不宜頤請命名曰墨苑於是勉承雅〻取象立義列品六部襍珮附之大都承天之家胎

圖之光果物之華何敢徽鴈行于子墨之林庶幾成余好墨之癖

萬曆甲午午日新都幼博程大約著

樂清友人後湖趙士禎書